

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

方雄普 编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

方雄普 编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9 月

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

编 著 者 / 方雄晋

责任编辑 / 金 文

封面设计 / 敏 兰

发 行 人 / 韩方明

法律顾问 / 陈武能 chenwuneng@yahoo.com.cn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金钟夏慼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2303室

电话:852-2526 5338

传真:852-2536 9223

电邮:hk_shibingshan@sohu.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有限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年9月香港初版第1次印刷

I S B N / 962-620-136-3

定 价 / 港币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赞助出版



作者 2004 年摄于杭州

题外话

《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这是一本读史随笔录。由于资料尚未完备，现在硬要去写一本《华侨华人体育史》的话，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而杂谈则不同，有材料的写，没有材料的就不写，可以避重就轻，比较随意。

所谓的题外话并非与华侨华人体育这个题目无关，它大致相当于前言或自序。有些话总要在前面有个交待才好。

自1982年到全国侨联下属的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供职，不经意间我在侨史研究这个“堂口”混饭吃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其间出版过12本书，独自完成和与人合作的各占一半。虽不敢妄称著作等身，但也可以算得是小有成绩了吧。然而做学问的艰辛和爬格子的清贫，犹如大冬天喝冰水，点滴的寒凉只有自己才知道。在今天转型期的社会里，很多地方都是人心浮躁，物欲横流，如果没有清教徒的定力，真的难以这么久地去坐这条冷板凳。正因为如此，所以当2005年9月我办完退休手续之后，就立马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中便有“侨史从此不再写”的句子，表示“金盆洗手”之后，要用养鱼种花的方式去打发剩余的时光。

物体的运动总有惯性。退下来之后，要把过去熟识的东西一下子淡忘并非易事。就在打油诗写完不久，忽然一天突发奇想，有一种冲动要去写一本《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这样两个原因。一是华侨华人曾经对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作出过特殊的贡献，其事迹感人至深，趁着自己尚未脑软化之

前，用笔把这些记录下来，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还有两年多就要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了，现在不少人都在为此而忙碌。运动场馆相继开工，有关的书籍也陆续推出，即使那些已是风烛残年的老者，也要把气调匀了，努力争取活到那一天，以便一睹中华圆梦的盛况。形势逼人，因此觉得自己也应该做些什么才对。于是便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把其他事情推开，白天黑夜地来写这本书。

其实早在1994年西苑出版社约我写《海外赤子情》时，里面就专门有章节谈到华侨华人与体育，不过，篇幅不多，仅有1万字。现在要扩充到17万字，亟需解决的，第一是资料，第二是资料，第三还是资料。尽管有关部门曾于1994年在福州召开过一次“华侨华人与体育研讨会”，开了一个好头，但后来这个课题并未继续下去。有关的论文屈指可数，而资料零零碎碎，散落在各种报刊或书籍中，收集起来十分困难。所以在这里，除了交待写书的缘由之外，还需要讲一些感谢的话。

我要感谢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因为那里有多年的收藏，才能使我查阅起来得心应手；要感谢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江宏真和广东省侨办助理巡视员吴行赐同志，他们分别给我寄来《福建省志·体育志》和《广东省志·体育志》，这些书籍今天在市场上已经无法买得到了；要感谢北京市侨办主任乔卫同志和信息中心主任水潮同志，他们向我提供了港澳台侨同胞共建奥运场馆的全套资料；要感谢北京市东城区侨联主席陈海中同志和谭菲同志，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些印尼归侨的资料；要感谢中国体育博物馆的赵京平同志，体育报业集团的杨玲同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的白洁、余小兰同志，他们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如果没有侨界和体育界诸多朋友的鼎力相助，我是无法去写这本书的。

书中采用的数十张照片，都是从相关的书籍或社团纪念刊上

翻拍下来的。这些照片均未注明出处，有的年代较远，究竟是谁拍的，已无从查证了。在此，向这些照片的拍摄者致谢。另外，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办公室的吕咏梅同志到侨联工作多年，这位归侨的后代，自学成才，长于摄影，为人热情，这次为翻拍这些照片帮了大忙。

北京大学的梁英明教授审阅了书稿。他除了对一些错漏逐一指出外，还希望我收集更多的海外资料加以充实。只因受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而深感遗憾。不过梁教授治学的严谨和办事的认真使我很受感动。

最后还要特别致谢的是北京大学的周南京教授。与周教授相识 20 多年，这位印尼归侨学者对侨史的热爱与执著真是令人敬佩。在此不妨多说几句。

从 1993 年至 2002 年的近 10 年中，周教授曾组织海内外学者，编撰出版 12 卷 1500 余万字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在这项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的大型工程完成之后，他已进入古稀之年并且是糖尿病缠身。此时的周教授虽仍笔耕不辍，但也抽出较多的时间关注侨史著述的出版。北京大学有个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周教授任中心主任。从 2000 年至 2005 年间，周教授利用其掌管的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资助出版有关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研究的书籍已有 25 本之多。平均起来每年约有 4 本。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要扛起闸门让别人过去。现在和今后，周教授做得较多的，恐怕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了。

尽管现在社会上对华侨华人问题越来越重视，学术环境也宽松了许多，但由于重经济轻文化和重实用轻研究的影响，相关的学术著述出版仍然比较困难。过去我写的书，大多还能够出版并多少有点润笔费，算是打了个平手。然而 2005 年初我写完《华侨妇女旧闻录》之后，是自掏腰包支付印刷费用，才由香港的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大概是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做怕了，所以开始写《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时，心里还在打鼓。这时周教授给予很大的鼓励，他说将来可以考虑由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资助出版。这等于向我抛出了一个救生圈和系上了一根保险带，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收藏的不少有关社团纪念刊毫无保留地供我参阅，这与一些人占据一点资料就奇货可居，密不示人有天渊之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周教授的支持与关照，这本书也许就不会问世了。

末了，还要提及陈文寿兄。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史学博士，虽然离开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到北京联合大学的台湾研究所高就，但并不世故，仍然惦念旧情。他不辞辛苦，为这本书的出版与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联络，并在编排印刷等方面花费了不少的心机。此外，曲建文同志也在百忙中翻阅了书稿，予以关注，这也是应该致谢的。

好了，在有关的问题都作了交待之后，下面让我们史海泛舟，去领略华侨华人在体坛的拼搏与风采吧。

方雄普，2006年5月于京郊昌平都市芳园

目 录

题外话	(I)
从孙中山先生的体育观说起	(1)
 (一) 海外自强	(8)
写在校歌上的体育精神	(8)
印尼玛琅的篮球活动	(23)
林珠光和陈掌谔对中菲体育的贡献	(26)
菲华体育总会	(33)
有关缅甸华侨运动会的史料	(37)
马来西亚的精武体育会	(43)
遍布世界的中华武术团体	(50)
早期的华侨与旧中国的全运会	(57)
 (二) 侨乡体坛	(67)
陈嘉庚与福建侨乡的体育发展	(67)
海外乡亲对侨乡体育设施的捐建	(72)
田径之乡莆田	(82)
篮球之乡晋江	(87)
排球之乡台山	(94)
足球之乡梅县	(98)
游泳之乡东莞	(103)

(三) 奥运圆梦	(108)
刘长春笔下的侨胞	(108)
旧中国奥运选手中的华侨健儿	(115)
中国足球队东南亚筹款之行	(120)
扬眉吐气酬英雄	(128)
万众一心齐申奥	(132)
朱波吟社的贺诗	(141)
1 亿美元的一份厚礼	(146)
 (四) 归侨贡献	(154)
我国早期的女体育教师陈英梅	(154)
“小黑炭”陈镇和	(157)
网球大家许承基	(162)
报春的燕子吴传玉	(166)
全才教练郭德观	(172)
三破世界纪录的黄强辉	(174)
体坛十佳容志行	(177)
从留美幼童谈棒球的传入	(180)
乒坛旧闻散录	(186)
中国羽毛球运动的腾飞与归侨的贡献	(190)
 (五) 异域明星	(208)
昭和棋圣吴清源	(208)
棒球之神王贞治	(214)
羽坛名将林水镜	(217)
网球明星张德培	(219)
桥牌女皇杨小燕	(221)

滑冰冠军陈婷婷	(224)
有关“海外兵团”的话题	(227)
 (六) 四海同心	(234)
马尼拉的谢军旋风	(234)
为中国女排呐喊助威的啦啦队	(237)
 (七) 附 录	(241)
(1) “华侨华人与体育研讨会”及伍绍祖 主任的讲话	(241)
(2) 旧中国第7届全运会华侨成绩简表	(245)
(3) 华侨选手创造旧中国体育最高纪录简表	(245)
(4) 旧中国参加奥运会华侨选手名录	(246)
(5) 1979—1990 年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资助广东兴建的部分体育场馆简表	(246)
(6) 1950—1966 年泉州华侨捐建的重要 体育场馆简表	(246)
(7) 1980—1990 年泉州籍海外乡亲捐建 体育场馆简表	(246)
(8) 海外同胞捐建北京的部分体育设施简表	(247)
(9) 霍英东和曾宪梓先生对奥运优胜 者的奖励办法	(249)
(10) 新中国归侨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简表	(252)
(11) 1992 年全球华侨华人体育会社组织 与活动统计简表	(260)
(12) 华侨华人体育团体简表	(262)
(13) 近年海外华人体育活动部分资料汇编	(272)

从孙中山先生的体育观说起

在谈论华侨华人与体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及华侨华人推崇备致的孙中山先生。尽管中山先生早年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曾经接触过西方的晨操，日后工作之余还酷爱中国象棋，^{〔1〕}但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与体育并没太多的联系。因为从推翻帝制到缔造共和，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过我们慢慢翻阅相关的书刊，还是能够找出一些资料来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当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连夜在校园游行庆贺，并喊出“振兴中华”的心声。后来在北大图书馆东北角的一座教学楼前还建造了一座石碑来纪念这件事情。于是有些人便以为，“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是20多年前由北大的学子首先喊出来的。其实这个响亮的口号不是今天才有的，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创立兴中会时就已经提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894年10月，孙中山投书李鸿章要求改革遭到拒绝后，便由上海经日本赴檀香山。在那里，他于是年11月24日成立了以华侨为主体的兴中会，并通过了《兴中会章程》。

《兴中会章程》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救国宣言。它历数了清廷“庸奴误国，荼毒苍生”所造成的“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

〔1〕 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上册 p30，下册 p1780。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年增编版。

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的恶果；分析了“强邻环列，虎视鹰瞵”，大好河山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表达了“四百兆苍生之众”，要“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的决心；并明确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1〕

中华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它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政治的改革、经济的繁荣、军事的崛起，科技的更新、文化的传承之外，也应该包括体育的自强。尽管这些在章程中没有细说，但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得到的。因为不如此的话，就不能够使“堂堂华夏”，“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了。

1903年孙中山曾在日本东京的青山办过一所军事研究所，聘请日本的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教授兵器及兵操等课。稍后在日本的东京体育会也办过类似的革命军事学校〔2〕显然，此时的孙中山与日本的体育团体有过接触，在其所办的培训班或军事学校中开设兵操课程，他的目的并非是要系统地开展体育运动，而主要是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

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他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告，向全世界及全国人民宣示中华民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其中有告友邦书、告海陆军将士文、保护华侨办法文、一律剪辫文、禁止刑讯文、禁止体罚文等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飭各省劝禁缠足文》中，孙中山先生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体育观。

妇女缠足，是源自五代十国时期的一种陋俗。《劝禁缠足

〔1〕《兴中会章程》，《孙中山选集》，p14，人民出版社，1981年。

〔2〕邹鲁：《中国同盟会》，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p4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文》仅有 200 余字，文中首先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1〕在确立了这个总原则的前题下，再来指出缠足的害处是“残毁肢体，阻瘀血脉”，这种“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那是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大事，所以“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

“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这个 17 个字的体育观精辟地阐明了体力与国力的辩证关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体力的好坏制约着国力的强弱；但反过来说，国力又影响体力，当国家强盛的时候，人民的体质自然就会有较大的提高。它与毛泽东同志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大体上是一个意思。今天看来，这两位历史伟人的体育观，依然给人有益的启示。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足一个半月就辞职了。由于此后他要为同盟会的改组和二次革命而奔波，自然就无法去实践自己的体育观了。

东亚指的是亚洲东部，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在这个地区里，中国本来是一个疆域最广、历史最久、人口最多、物产最丰的大国，但及至近代，由于政治的黑暗和列强的入侵，已使得她一蹶不振了。“东亚病夫”是列强污辱中国人的称谓，其典出自于 1896 年 10 月 17 日英国人为上海一家英文《字林西报》上写的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

〔1〕《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飭各省劝禁缠足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p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矣”。〔1〕孙中山先生很早便为洗雪这种耻辱而呼喊了。例如1904年时他就指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由于“拯救中国”不仅“是我们的责任”，而且“已涉及到世界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与支援。”〔2〕

1929年时，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曾为闽南国术社应邀到访题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我武维扬。〔3〕在那个时代，为了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很多人都会把希望寄托在弘扬国术上。陈嘉庚先生如此，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

近代武术名家霍元甲，他不仅博采众家之长，创立迷踪拳，而且强调尚武健身，强国保种，抵御外侮，在当时的武术界堪称楷模。在他逝世后，其弟子于1910年在上海成立精武体育会。该会除了在上海、山东、厦门、广州、佛山等地成立分会外，还向东南亚一些华人聚居地发展，迅速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体育团体。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国术体育运动，孙中山先生除了为精武体育会题写“尚武精神”这4个大字之外，还于1919年10月20日为《精武本纪》作序。这篇序一般的有关中山先生的文集中没有收入，而且全文只有500余字，并不算长，所以全文抄录如下：

〔1〕 罗时铭著《奥运来到中国》，p22，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p61，p69。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陈永安：《长中华志气，显中华英姿》，《福建侨报》，1994年7月31日。

叙精武本纪

孙 文

自人类日进于文明，能以种种经验，资用工具，抵抗自然，而至于今日。人智所发明者，几为古人梦想拟议所不到，盖云盛矣。然以利用种种器具之故，渐举其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进废退之公例，而不免于淘汰，此近来有识者所深忧也。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者，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我国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黠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术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平和，我民族之责任，不綦大哉。易日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皆为不知自卫者警也。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未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推而广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会中诸子，为精武本纪既成，索序于余，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故书此与之。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十日。〔1〕

〔1〕 孙文：《叙精武本纪》，马来西亚雪兰莪精武体育会编《雪兰莪精武体育会六十周年钻禧纪念特刊》（1921—1981），1983年编印，p586。